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KNAVE OF HEARTS

STEVE HAYES & DAVID WHITEH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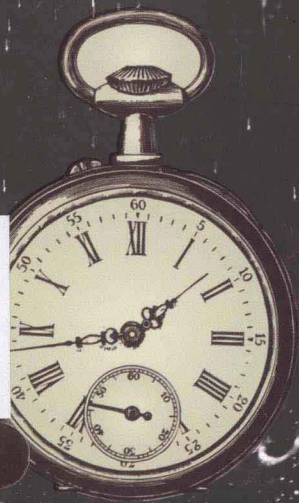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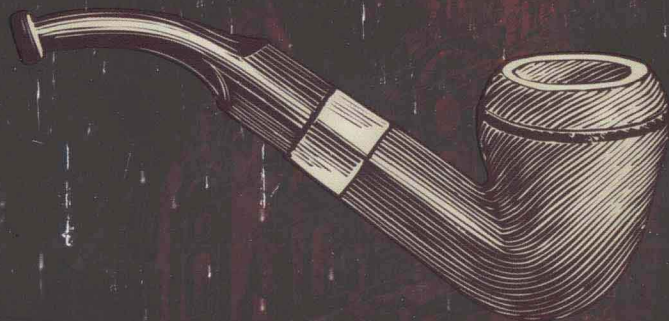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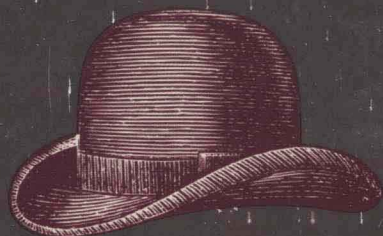
新福尔摩斯之

红心杰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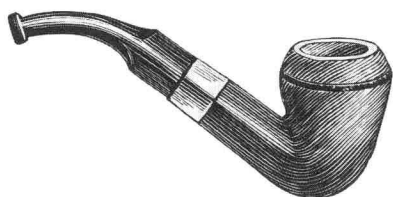
史蒂夫·海耶斯
大卫·怀特黑德

著

杨倩倩 译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KNAVE OF HEARTS
STEVE HAYES & DAVID WHITEHEAD



新福尔摩斯之
红心杰克

史蒂夫·海耶斯 大卫·怀特黑德 著
杨倩倩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福尔摩斯之红心杰克 / (美) 海耶斯 (Hayes, S.),
(英) 怀特黑德 (Whitehead, D.) 著; 杨倩译. — 南
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593-2

I. ①新… II. ①海… ②怀… ③杨…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712.45②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863 号

书 名	新福尔摩斯之红心杰克
著 者	(美) 海耶斯 (Hayes, S.) (英) 怀特黑德 (Whitehead, D.)
英文翻译	杨 倩
责任编辑	黄小初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0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593-2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故事献给我们的好朋友

约翰·萨松

“你可将此事在我们这里留档，华生。
总有一天真相会浮出水面。”

——夏洛克·福尔摩斯
《退休的颜料商》

序 幕

大家都说他疯了，但他自然是没有。他不过是，与众不同。

他聪明好学，认真负责，人人都这么说。除此以外，他还颇有些自己的想法。而这正是人们惧怕他的地方。

他从不人云亦云，在这点上他跟他的叔叔很像。正因此，他们叔侄两个彼此吸引，了解对方需要什么。

而这却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他跟叔叔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个人的聪明才智招来了众人的妒忌。这种妒忌久久咬啮大家的心，以致最后家人再也无法忍受把他留在身边。

于是大家直呼着“可惜”，把可怜的小高生送到了精神病医生

那里。那群被收买的医生对其进行了一通意义不明的测试及问题的轰炸之后，完全忽视其富有洞见力的答案，便草草宣布：他得的是一种不可治愈的忧郁型精神错乱病和偏执的被迫害妄想症。

终于，在他家人积极甚至是热切的配合下，高生被锁进了这座位于茂密的鲁斯森林中心地带的国立疗养院，从此远离人群刺探的眼光。大家终于可以摆脱他了，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一样。他也再不会使大家尴尬了。

“好吧，”高生冷冷地想，“我们走着瞧！”

高生从未睡好过觉，即便是他还住在家里那会儿。而在这座貌似是精神病院，其实是被灰色石墙隔绝的监狱里，睡觉更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每到晚上，那些真正疯了的不幸生命便开始活跃起来。夜幕一降临，这里便明显充斥着一种与想象无关的期盼味道。某些夜里，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空气中“尝出”这种味道来。阴森凝重的沉默如寿衣般披盖住这栋楼，仿佛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静静等待着什么发生。

月亮从被栅栏围锁的窗前升起，一切便开始了：颠三倒四的喃喃自语、尖锐刺耳的尖叫、大声疾呼、低声啜泣，这一切构成了一部嘈杂而极不和谐的交响乐。这些声音在大楼里回荡，又与疯癫的大笑者那无休无止的鬣狗般的嚎叫声混合着。还有些吼声来自像高生一样的被囚者，他们认为自己心智健全，于是大声抗议，企图令看守们意识到囚禁他们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该被监禁在这里。他们申辩着他们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一如高生一样。

但是很显然，没人理会他们。这里的医生、看守们的工作不

是聆听他们的胡言乱语，而是宣布哪个男人、哪个女人或是哪个小孩疯了，然后将他们从那些以他们的疯癫为耻的人手中接走。

高生翻身侧睡，将被单拉起，蒙过头顶。他有些颤抖，因为这里没有暖气。即便在最苦寒的夜里，这里也不供暖。他们说，没这个必要。疯子感受不到冷的，所以为什么要浪费钱给他们供暖呢？

上帝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是什么都不在乎。

高生只要一动，他那窄小的床下便有弹簧声吱吱作响。这个声音他以前听过一千次，往往随便就忽略过去了。而今晚，不知为何，它却牵动了他的神经，令他突然抽泣起来。

这里的白天已经够难熬了，而晚上更是糟糕许多。白天，医生看护们总是设法令患者们有所忙活，这样他们也就鲜有空闲来胡思乱想。可是一到晚上，那些尖叫嚎哭令高生无法入眠，于是他有了大量时间来思考，来记取，来计划着复仇。

盖在他头上的被单并不能抵挡那些噪音。他强忍住泪水，将被单拉低，翻过身来朝天望着昏暗的天花板。他可以听到楼上楼下看守们在装有木镶板的走廊里匆匆来去的脚步声。他听到他们笨头笨脑的靴子在石地板上重踏而走的“嘭嘭”声，听到警棍重重地摔向一扇扇紧锁的囚门发出的回响声。看守们对撕心裂肺叫喊不止的病人无情而愤怒地威胁着。而这些威胁从不起作用，它们就像掉入聋子的耳朵里一样。抱怨声痛苦声不绝如缕，直到天明。

高生很想知道倘若他家人看到他如今的境况，会说些什么，是否会认识到他们将他置于了一个多么不幸的境地。他们会在

意他的生死吗？这仅仅三平米见方的破旧而狭小的房间，夺走了他所有的尊严。一张小床，一把椅子，一口划痕道道的矮屉橱，便是他所有的陪伴。

突然，他僵住了。沉重的脚步声从外面的走道里传来。两个男人飞快地朝这边走来，看似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坐起来，凝神谛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还算幸运，他这层的被囚者总体上比其他层的要安静些。他怀疑工作人员是把差不多阶层背景的病友关在了一起，他这一层的病人显然都是跟他一样成长在良好家庭里的人。大家都懂得如何在陌生人群里守规矩，只是对所爱的身边人表现得离经叛道，以致现在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好奇，这么晚怎么会有人来这里。他们是来找谁的呢？

脚步声在他门前停住了，他恐慌起来，他们为什么要来找他的麻烦呢？尤其是在这样死寂的夜里。他刚来的那段时间，还时常在夜间反抗。可后来他慢慢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瞎找麻烦。这样一来，看守们也自然不来找他的麻烦了。

他退缩到角落里，仿佛这样就可以保护到自己一样。接着就听到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门开了，隐约可以看到两个人。通道上的白炽灯发出的微光，影影绰绰映衬出两个庞大的身影。

“谁？”高生问道，“你们想要干嘛？”

他们没有回答，无声地逼近高生，试图抓住他的手臂。他顿时恐慌万分。他曾听说过许多关于疯病以及所谓的专家们装模作样治疗那些疯病的可怕故事：整升整升地放血、水击疗法、下泻

药、催吐药，甚至是更耸人听闻的镇静椅，病人坐在这种椅子上，手脚、身体都会被牢牢地固定住。想到所有这些酷刑，他开始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他怀疑他们在这个时候将他拽出去，就是要对他实行那些野蛮的“治疗”。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夜晚冰冷的空气里充满了搏斗的味道，他们企图就此制服他。粗糙的双手掐在他的咽喉上，令他几近窒息。他隐约听到他们一边拼命制服他，一边在喃喃诅咒他。高生盲目地用力反抗着，用拳猛击，用脚猛踢那两个拽着他的人。他重打了其中一人，那人一个踉跄，黑色的平顶马车夫帽掉在冰冷的瓷砖地上。借着通道里的微光，高生看到这个人穿的是普通的黑色西装，并非这里看守们的制服。

“平头百姓”一个。

“你想干什……什么？”高生问道。

“混蛋！”被高生打中的那人低吼，揉着他的下巴，做出一个粗鲁的动作并说：“把他弄睡觉！”

说着，他再次朝高生袭来，这次他挥舞拳头更快更坚决，一记打中高生的下巴。高生一个趔趄，头撞到墙上。他差点昏过去，但还是试图保持清醒。可就在这时，另一个人掏出一块方巾和一个绿色玻璃小瓶，飞快地将手巾蘸上浓稠的液体，然后紧紧捂住高生的嘴巴和鼻子。

“不要！不要！”高生叫唤着，但由于被蒙住了嘴，几乎没人能听到他的叫声。他拼命挣扎，尽量不去吸那恶心的略带甜味的氯

仿迷药。可那两个攻击他的人知道他早晚憋不住，会要呼吸的，于是只管架住他，耐心等待着。

半分钟过去，高生终于屏不住气了。他张开嘴，本能地去吸空气，结果却呼入了一大股迷药，立刻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似乎觉得自己大声叫喊了，其实早已昏厥过去。他被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真实感所耗尽，恍如陷入梦境，周遭的墙壁地板都开始融化。渐渐地，他瘫软作一团，而口边的手帕也被拿走。高生在混沌中意识到自己被拉起。他还试图挣扎挣扎，可身体早已不听使唤。迷迷糊糊中，他看到其中一个男人从地上捡起帽子，然后便感觉自己被他们拽着出了房间。

那两人将他半抬半拖，高生感觉自己赤裸的脚趾生生地刮着用瓷砖铺的地面。此刻，与他同囚在这座疯人院里的患者所发出的叫嚷声更为吵闹，但却不再清晰，就像动物园里那些无意识的动物吼叫，诉说着一种可怕的不可逃避的恐怖。

在通道的尽头，两人停住了。长得比较大的那个人将他粗鲁地举过肩头，然后沿着“嘎吱”作响的木楼梯下到底楼。高生两手无力地垂荡着，眼看着楼梯在自己身下向后倒退。他试图大声求助，可氯仿麻药早已夺去了他所有的力气。

在底楼，高生听到有人压低嗓音说：“快！”

他们将他匆匆抬出去，在靠近后门的地方高生与说话者擦肩而过，于是他用尽全力转过头去。他认得这个人，此人在厨房做事，叫……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哦，对了，叫本特兰德，本特兰德·庄卡斯。可是，他这么晚在这里干什么呢？

“冷静！”其中一人厉声说，“你已赚到该赚的钱了，你的任务

到此为止。”

室外，在苦冷的黑夜中，那人抬着高生出来，刻意在碎石路上踏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突然，他停住了，将高生放了下来。高生在晃晃悠悠间感到，夜风的寒意竟将他冷汗惊湿的皮肤都麻痹了。他发抖不止，拉了拉单薄的睡衣，试图把自己裹紧点儿。他们为何要把他弄出来呢？难道他的家人改变了主意，想要他回家不成？抑或他们是想要将他从这个疯人院运去另一个疯人院？可是，别的疯人院也许更糟糕……

高生全身失去了平衡，几乎要摔倒。然而他并没有倒下去，而是猛地撞到了一辆黑色的四轮大马车上。他伸手胡乱摸索，抓到了一只锃亮的红辐车轮，终于站稳了。拉车的马嘶叫着跺起蹄子。有人用一条粗布毯子盖住了高生，接着听到车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快！拉他上车。”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高生皱了皱眉头，暗自揣思自己认识她吗，是不是姐姐玛丽。他几乎脱口而出要问这些问题，可尚未退去的迷药令他无法张口，舌头就像迟缓软巴的鼻涕虫一样熟睡在口腔里。

那两个人旋即将他粗暴地扔进了马车车厢，然后也爬了进来。高生迷迷糊糊中闻到了女人的香水味，一种混合了橙花、薰衣草和金银花的香气。其中一个男人敲了敲车顶，便听到有人噼啪扬鞭，马车陡然就开动了。

疯人院离他们越来越远，马车很快消失在鲁斯森林高大沉默的橡树中。

目 录

序幕	1
第一章 解药	1
第二章 观雨者	7
第三章 访友不遇	13
第四章 羊羔与狮子	19
第五章 意图谋杀	24
第六章 梦幻小老鼠	28
第七章 计划更改	36
第八章 V. D. C	39
第九章 等待游戏	47
第十章 凡尔纳的保镖	52
第十一章 押沙龙	55
第十二章 书名与情节	64
第十三章 囚室搏斗	71

第十四章	橙花、薰衣草、金银花	77
第十五章	自杀树	83
第十六章	保密之事	88
第十七章	保罗·凡尔纳	94
第十八章	忙碌的一天	100
第十九章	丽蒂	106
第二十章	闯入者	110
第二十一章	巨人	118
第二十二章	引路明灯	125
第二十三章	家庭团聚	133
第二十四章	内心情感	138
第二十五章	选择	148
第二十六章	正人君子	155
第二十七章	知己知彼	167
第二十八章	确认	172
第二十九章	她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175
第三十章	瓦伦汀事件日	180
第三十一章	马尔佛伊辛的杜满尼埃尔森林	189
第三十二章	有备无患	194
第三十三章	公开的请柬	198
第三十四章	丧友	203
第三十五章	皇后农庄	208
第三十六章	现在我们成追杀目标了	215
第三十七章	最后一幕	221
第三十八章	“点燃导火线！”	227
第三十九章	恶有恶报	232
尾声		240
作者按		244

第一章 解 药

夏洛克·福尔摩斯双眼黯淡无神地望着在一旁来烦叨他的朋友，冷冷地说道：“我相信将死之人最后的要求应该能被满足吧。”

他的伙伴，约翰·H·华生医生斗气似地哼了一声嘲讽道：“你也太矫情了点吧，福尔摩斯？真是的，度个假死不了人的。我可真不希望你就这么死了！”

福尔摩斯完全不理睬华生，自顾自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

华生对他的了无生气感到非常沮丧。“我想让你多感激我，而不是动不动就批评我，”华生嘟嘟囔囔，“可有时候，福尔摩斯

啊，真的，要得到你的感激跟同你合作一样困难。”

福尔摩斯还是毫无反应，一动不动。

整个房间被昏暗幽闭的气氛包围，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不快的煤油味。厚重的紫红色窗帘紧闭，福尔摩斯就如同一具面目模糊的人形消散在一团湿漉漉的被单中。

看到好友如此萎靡，华生深感痛心。平日里福尔摩斯整洁讲究，一丝不苟，如今却连梳洗都懒得，就那么蓬头垢面地躺着。即便在最好的状态时，福尔摩斯也是形容枯槁，绝对的骨瘦如柴，身子看上去比他实际高度六尺多矮了不少。他灰色的瞳孔以前是多么深邃，而现在却呆滞而布满血丝。他以往油亮的黑发从高高的前额向后梳起，可如今却一团乱麻。

更糟糕的是，福尔摩斯现今残败的状态全是他自己搞出来的。

尽管他非常聪明，可也非常敏感，非常容易抑郁。他活着是为了去解决看似无解的问题，而当不再有那些棘手的问题来占据他那冷静清醒善于分析的头脑机器时，他便自然陷入一种深深的绝望中。

每到这种时候，福尔摩斯便将自己关在他位于贝克街的那间装修极简的住处，痛苦地忍受着自己日渐严重的绝望，直到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为止，然后就在百分之七的可卡因溶液中寻找安慰——弥漫在空气中那些倒胃口的煤油味也正是缘于此。这些令华生十分忧虑。

药物的麻醉令福尔摩斯从折磨他的绝望情绪中有所逃遁。他不觉得注射这些药物有什么不妥。然而，作为医生的华生却深

知这些药物及其副作用的害处。

对于可卡因提升心情减少倦意的威力，世界各地军队一直有吹捧，甚至连奥地利神经病学家弗洛伊德都曾推荐此药用于治疗某些精神或肉体的疾病。他宣称可卡因能带来一种“兴奋和持续性的狂喜状态，而这与健康人所产生的正常欢欣情绪并无两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还是没有发生什么新鲜有趣的案子，也因此，福尔摩斯对药物的依赖日渐严重，而体格也随之日渐孱弱。华生不得不密切注意他。

与福尔摩斯共住已有五年，华生早已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福尔摩斯是华生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为他华生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也因此他无法袖手旁观，就这样看着福尔摩斯慢慢耗尽自己的生命。

他必须做点什么把福尔摩斯从深渊中拉出来。起先，华生试图跟他讲道理。可是不用说，福尔摩斯从来不是个听别人讲道理的人。当理论这招失灵后，华生不得不做点狠事。

“我带你离开伦敦去外面住几周。”三月寒冷的某个上午，华生宣布了这个决定，一瘸一拐地不请自入走进福尔摩斯的房间。“你已把自己的身体折磨到极限了，如果还想要恢复健康，你实在需要一段时间去吸吸干净美好的乡间空气，吃些简单新鲜的农家餐，享受下亲近自然的快乐。”

福尔摩斯躺在被汗水浸渍的床上，沙哑着喉咙说：“别管我！”

然而华生是绝对不会不管他的。“作为医生，我不管你，是种玩忽职守，而作为好朋友，看着你饱受折磨而不顾更是对友谊的背叛，”华生回应道，“听着，福尔摩斯，我不许你说不——你的身体健